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敦本卷之四

身不託空桑自家佛不供養及時迨至廢蓼莪而巳晚性豈甘燃豆同根生不滋培置於能無歌蟋蟀以生慙古人急象賢施幹蠱咏棠棣賦鶺鴒每一開函茲然淚下纂敦本第四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王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母使守之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在別牀眠母往闇

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如己子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何能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

宗詔給者屢矣御史沈邈謂不可以常典奉無厭之求上曰御史誤矣太宗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何足計焉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顗宿衣悉裌布顗覆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吳郡陳遺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製一囊每煑飯輒貯焦飯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崧卽日便征遺已斂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竄山澤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謂純孝之報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李璵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

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盡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强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巴郡杜孝少失父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以草投中流呪曰我母必得此魚後婦出汲見筒觸岸取視有二魚笑曰此吾夫所記也熟而進之聞者嘆異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蔡京專政子攸勢與父軋父子各立門戶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遽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恙乎京曰無之攸即辭去客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魯國公致仕長州一丐兒每詣沈孟淵處請丐所得多不食沈異之詢所

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中有老母丐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丐亦人子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哉

王祥孝事繼母人所知也祥弟覽即繼母所生勞苦與祥俱母以酒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能調和母

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惓乃所以爲孝也呂虔有劒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㝡解以與覽後九代公卿噫使覽而阿親意則象耶可爲孝子乎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知偏

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積腐薦可憐子所
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
失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鰥婦奈何就使兒
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樂
事歸漏聲長處不可說枕邊淚濕與誰同有
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棄慣潵潑
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
凄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

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飡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老寃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爲嫡欲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産共可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齊爨

張翁用心邦奇公父也公爲學憲時廳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迺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卻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公惻然曰見當還之遽撫身取券翁曰其價討已償人矣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冠帶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宴笑母忘其所苦也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撫姪甚於子所得俸於奉蒸嘗賙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爨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

霄諫不聽。遂求折箸。未幾兄蕭然逋負盈門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爨意。以兄不節儉。爲守先業之計。亦足給伏臘。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火之。付以筦鑰。更出所蓄償諸負者。兄慚愧而易轍焉。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而命還。及

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

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酤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旣

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管也政化大行
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
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
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單
父隻子而爭財囉唣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
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未帶一財
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
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

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谿有激聒訴讓者不辨也懷子

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典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于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觖舵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而家道睽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大不孝吁可惕哉與盛之家長幼多和藹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

蕩之家妻孥無過家長每苛求積鬱無所洩
惟可施於妻子也知此則父兄當保家而子
弟處此倍須孝敬矣高年人動靜恍惚嬰兒
喜得微利喜受服食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
孫體此不難盡致其歡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
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
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折之利延不能折

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棄於野穀隨收輿歸父曰爾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

事也饒裕之家當力爲之
浙有孝子事母有至性薄業俱廢以養母其從父之一日飲諸姻貴饌甚腆呼孝子侍孝子時時左右睇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果納袖中酒酣主人出金巵勸客客不勝酒巵置樓簷間逃歸俶侍者報失巵衆客請局戶令人袒捘孝子捫袖中至羞澀也卽謬曰由我無何逃客憶前巵乃折簡以語主人主人檢得

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已得卮矣何苦自誑孝子始以實告淚淋漓下曰某若不能勉奉母氏懽而兒女態若此設令貴客把我袖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乃遍語前客曰是子如是吾不忍使孝子無以悅親分產令終養焉

杜五郎所居屋兩間前空地丈餘卽爲籬門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訪問其生計對

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做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供飦粥有時不繼云

何宇新毋死廬墓家無三尺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家不和多因婦以言激夫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覺於是有骨肉至死不相往來者

有無子而不肯以循子為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恤者有為小姑則譖嫂於母為嫂婢則譖姑於夫者事難殫述不知我既入人家同穀同穴長與此家傳世待舅姑處即是見婦待我樣子待叔伯妯娌處即是我見婦相處家法曰與人親厚好恩情豈不快活赤面相向

有甚佳趣。要不過忍些、氣破些、零錢而已。我饒人。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人不知。旁觀諸親。感我盛德。無不周知。而彼亦終於知也。吁和氣致祥。刑于之風。可少哉

家不和多繇婦搆其原、又多出婢妾。蓋彼輩愚賊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仇。而彼始揚揚得志。自暱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

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一致譴責矣

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廓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秦母柴氏。秦閏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割愛

以從夫言子趨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員也徐富而鄭貧皆致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己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

其子不問孰為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為
己母也家畜一猫二犬猫為人所竊犬取猫
子乳之人以為和氣所感太平聞表其門為
二難

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殁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
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
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
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即塞一隙

則塗賊無顏毀之慮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

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爲雀鼠妻妾之

爲風雨甚哉

王寀上郡人也嘗與弟儔子元直於京州路中

糧匱寀留儔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儔爲

賊所掠元直逃免寀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

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

孤遺樹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儔賊相謂

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以傷元直授寄而去寄後亡傷句水不入口者七月雖服喪朞年而心喪六載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

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
致之罪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
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

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
感而慙乃郎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
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
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平王爲太子製爲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於
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
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

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
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
歡讌或擊毬或時鬬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
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
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
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司馬暠幼有至性丁内艱水漿不入口梁帝見

羸瘦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傷其憔悴

使人惻然便是不墮家風有子矣

太子弘爲武后長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至楚

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昌

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

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

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

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

曰善

漢趙至蚤起誦書聞父咄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湜兄弟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律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

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
與焉湜曰兄老吾性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
辜二人爭入獄

太祖聞之俱召至延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
此而肯從人爲非那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爲
參議賜冠帶襲身

昨非菴日纂詒謀卷之五

粉壁璇題居停主曾有幾時五更燈火爲孫謀誰來褫奪銅山金穴田舍翁終無百世牛敢心田承祖澤那箇墜佩背賢謂積書以遺猶非遠計顧令納邪長傲甘舐犢以忝厥先猷乎纂詒謀第五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

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

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憐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廣受歸賣金置酒與族戚娛樂或勸爲子孫立

業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令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以惠老臣耳吾與族黨共饗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欲爲變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

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人矣命左右褫衣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程大中公珦性寬而斷夫人謙順自牧治家有法不喜鞭扑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怒必爲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所以不肖由母蔽過

而父不知耻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顏氏家訓曰士大夫子弟恥農商羞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肉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

而已有識旁觀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温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黄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公不法擾官司凌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皆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

魏王昶爲書戒子姪曰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
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
吾愛之親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
沽名不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
則託古人以見意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敎
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無勞而獲
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餘慶矜貧而賜之則

顧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爲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温公曰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

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答策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曩日之親當路非昔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

禍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時誠駑才也

唐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以諸子付汝謹察視之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當先撾殺之然後以聞

王文正公旦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爲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爲懼豈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仕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韓億知亳州次子爲西京判謁告省覲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賓力

解方已。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

柳玭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地下，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族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纇，衆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高

梁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儆得比他人爾
陸象教家每晨揖三撾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
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
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
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
太甚違天命
曾子之妻戲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
之母欺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

蒙之法如此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萬乘則天也

富貴紈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睥睨千秋心滿氣盈已不勝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凌人而以才傲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覆國傾家而罔悔

反不如椎魯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余嘗與貴豪記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容口無所不繫自三教聖人而下不能免椎詈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名雙曉如炬電伈其舌傷人雖欲與一語拒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至此余願士大夫教子弟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獎一語之俊無妄

誇是眞能愛子弟者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
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鬭習之者
也丹朱不應乏敎甯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
北齊安德王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
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
有此一箇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使人在下
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

而死芒山有盜臨刑母與訣盜對母云願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乳盜嚙斷乳頭血流母死盜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致有今日也嗚呼教子嬰孩豈虛語哉

鄭奕嘗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咏月汙人行止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閻立

本應旨畢遐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爲厮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

犁牛之子山川不舍犁牛以爲不肖山川以爲肖也爲父者令人以肖己爲不肖則父爲何如人哉厲人夜半照子惟恐其似己也此一念能還白照矣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

觸事懵然愚意管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駡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劉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帝微時貧甚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作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以此示之及文帝欲殺湛之主以錦囊盛衲衣示上曰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耶遂得免

柳世隆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君當以淸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外何所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畦形容黧醜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

免於樵圍之若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勉勸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臧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其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悲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

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飯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荅一日問曰並坐不横肱何也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壽昌胡彦持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

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

顏氏家訓曰讀書總不能大成就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成登高第公繇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

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佀而有
是言竟不與書

沈氏秉言有云吾嘗茅茨而今大廈吾昔僅一
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
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惟知
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即
神祐可延家聲不墜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
不休居巳侈而猶恢田巳多而務廣强之謂

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禾瓜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更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恐氣吞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自矜謀畧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衆指交加不推自作當斯之際悖入不免悖出多藏亦

復厚之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矣雖多而不能安享累及妻孥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

柳公綽治家嚴肅晨省昏定子弟皆束帶以見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爲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

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顔氏家訓曰愛子不均古今通弊也不知賢固可愛愚亦可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爲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明鑒也

柳玭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厭之佞己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好優游嗜麯蘗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

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

子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成立難如升天。覆墜易於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蘇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軾侍側曰。軾若爲滂。夫

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滑吾顧不能爲滑
母邪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
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
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懽譚醉三起舞
舞又不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
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

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觀者蓄縮悚汗咸目爲殿上虎

王長史騫太尉儉之子騫至性凝簡不狎當世

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楚王英逆謀事發株連以千計吳郡太守尹興亦被株及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考掠死者大半唯門下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獄使問故續曰母

一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也使者以聞上乃赦典等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常怪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服其死矣知是誰室